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郭晓蓉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wwbkaogu@163.com

展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窗口 保靖四方城再放光芒

清水坪墓葬发掘现场

四方城遗址：呈现秦汉历史文化基本图景

周建武

地处武陵山区中心地带西水流域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各族人民和谐共处。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保靖县委、县政府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为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努力探索。

考古发现与研究

2200多年前的某个时辰，一封从大秦迁陵县发出的邮件，要传递到上一级行政单位洞庭郡。虽然邮件的目的地洞庭郡首府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洞庭为郡、迁陵为县的行政建置曾经存在于秦代的湘西西水一沅水流域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十多年前，里耶古城重大考古发现震惊学术界，里耶秦简的签牌上多处载有“迁陵以邮行洞庭”“迁陵洞庭郡”的字句。三万多枚秦简将迁陵通过西水—沅水—洞庭—江汉与大秦心脏咸阳紧紧相连，不仅记载了秦帝国边陲迁陵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大量内容，也再现和诠释了里耶作为当时迁陵县治所在地人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迁陵为县，最早的传世文献记载是《汉书》。《汉书·地理志》“武陵郡”诸县条目下记为“武陵郡，高帝置。县十三……迁陵，莽曰迁陆。”历代地方志书的记载也多以此为据，认定保靖建县始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时称迁陵县，县治设今龙溪乡乳香岩（今四方城），属武陵郡。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为迁陆县，东汉复为迁陵县。

考古发现改写了传世文献记载的过去，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保靖历史的内涵。考古确证迁陵县的建置早于汉高祖年间，在秦代就已经存在。秦代的迁陵县治里耶古城，如今是湘西龙山县的一个大镇，与里耶一水之隔的是保靖县清水坪镇，在当时，则是属于迁陵县治理下的乡、里。2200多年过去，原来的迁陵故地，改成了土家语名称的里耶（汉语为“拖土”之意），西汉以后的迁陵县治则从里耶迁到了百十里之外的四方城一带。后来，四方城对岸一个叫洞庭的地方被开辟成墓地，大量东汉时期墓葬在这里被发现。如今，迁陵镇作为保靖县的城关镇，而洞庭，则是迁陵镇下的社区居委会所在地。

保靖县如此神奇但绝非偶然地保留了2000多年前的文化记忆，保留了秦简以迁陵、洞庭为名的行政建置，保留了与秦代西水—沅水流域历史进程无法割裂的连续性。不仅于此，保靖县的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魏家寨古城和四方城遗址，大抵都与秦汉中国大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魏家寨古城位于保靖清水坪镇，时代为西汉时期，与楚秦里耶古城、东汉大板古城隔水相望。魏家寨古城遗址分布在高出西水河30米的第二台地上，呈方形，坐南朝北。考古工作显示，城墙残高2.2米。在城址东北缘土坎断面发现大量板瓦、筒瓦，呈水平分布，瓦砾下层均系夯筑土层，厚1米有余。城南缘为一条自西向东延伸的城壕。城外周边分布有大量西汉时期墓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陆续开展过考古工作，发掘了数百座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但从考古发掘研究及文献记载来看，西水流域的中心，从战国时期开始就一直是在西水中下游的四方城一带。目前西水流域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城址有四方城、里耶、魏家寨、大板、王村、会溪坪等，其中四方城、里耶、魏家寨、大板四座古城遗址已经考古发掘。四方城遗址无论从面积大小及遗迹、遗物而言都更显重要，王村与会溪坪则因位于凤滩水电站库没区沉入水底而情况不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对四方城遗址开展了20余次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发现了城墙、城壕、粮窖、冶炼作坊、建筑；道路、码头、驳岸以及战国两汉墓群等遗存，累计出土文物4000余件，出土“迁陵丞印”等印章8枚。先后发表相关报告和研究文章数十篇，《保靖四方城》综合性大型专题考古报告的编撰已经完成并提交出版社。考古显示，四方城始建于战国，历秦汉六朝隋唐，延续至宋代。在武陵山片区的考古发现中，四方城的城址规模、文化内涵、延续时间等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四方城遗址在地理位置上极为重要，四方城所在之地是武陵山区的核心地带，是抵守两湖与川渝的咽喉之地。所谓“重冈复岭，带水萦纡。险要固塞，控扼五溪。”四方城遗址具有突出的价值特征，第一是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四方城始建于战国，历经秦汉至唐宋，考古学文化脉络连续清晰，一直是西水流域的中心城址，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第二是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四方城发掘出土的文物见证了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战国时期楚、巴、濮、越多民族文化因素在此共存交融，秦汉以后本土文化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和人群，尤其是与川渝、岭南、中原及赣鄂地区交流频繁，巴蜀的兵器与蜡制、岭南的硬陶，湘阴窑、长沙窑、景德镇的瓷器，中原风格的瓦当等都在四方城遗址考古出土文物中异彩纷呈；第三是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四方城遗址出土遗存反映了武陵山区历史变迁，揭示了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战国秦汉时期的西水四方城地区是中央政权下的郡县治理，六朝隋唐是州郡管理，宋元明清是中央政权下的土司治理，这样的行政建置演变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以四方城为代表的西水流域是西南地区中国化进程和民族融合的先锋和示范，从这一点上，四方城遗址比老司城遗址更具典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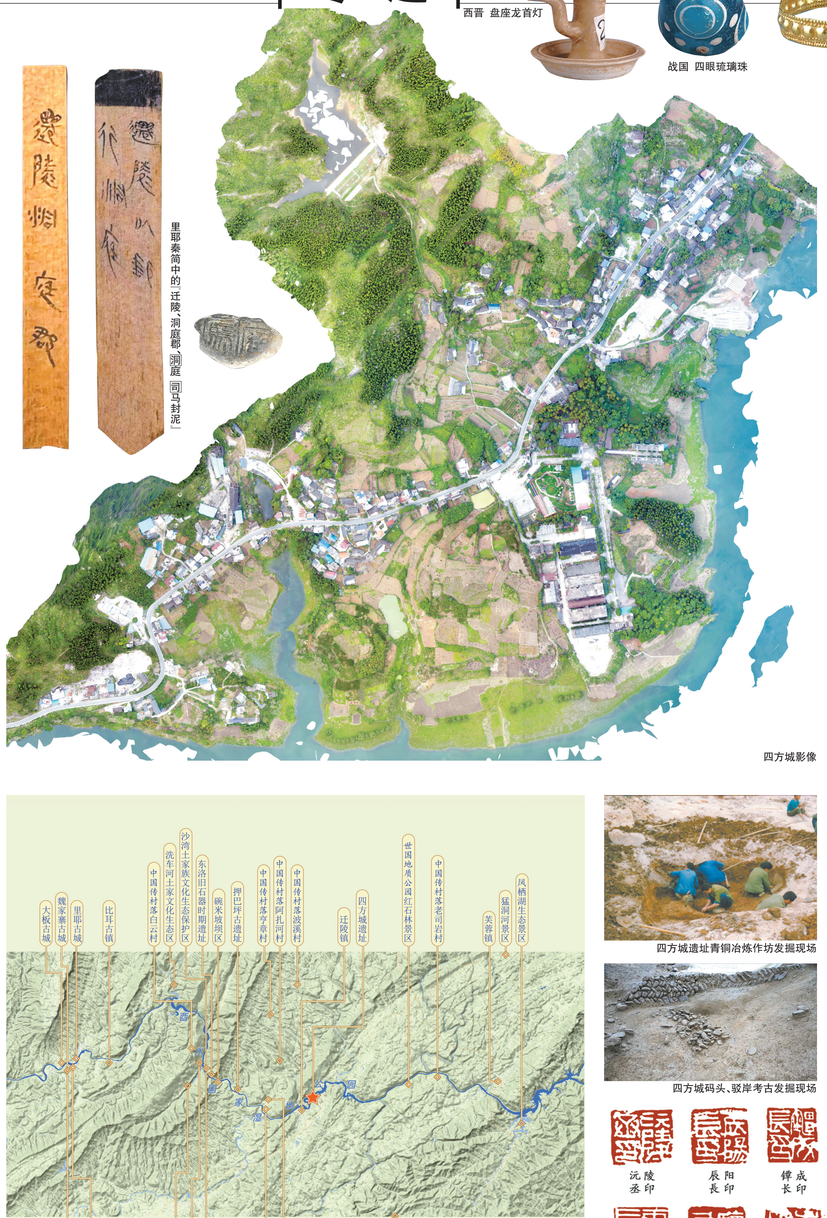
文物保护与利用

保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早在清水坪墓群和魏家寨古城遗址考古工作期间，就全面协助、协调考古发掘整理事宜，专门为考古队腾出场地，为其提供后勤服务保障，并开辟新的场地供考古人员开展室内整理。龙山里耶古城发掘的大部分材料整理都是在保靖清水坪考古工作站完成的。清水坪古墓群和魏家寨古城受到了很好的保护，2013年3月，魏家寨古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目前已经完成保护规划编制。

由于四方城遗址位于县城关迁陵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中加强保护更显重要，建设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们的目标，更是一个过程。四方城遗址的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首先是保持高度的政治站位，组织全县干部深入学习，深刻认识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创建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仅是对武陵山区民族文化融合、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华夏化进程的重要展示，更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文化+生态+时代特色”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也是推动城乡融合、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我们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保护四方城遗址，逐步开展。在1979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基础上，于2022年启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申报，2024年纳入第一批湖南省大遗址名单。根据考古工作成果划定遗址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将周边地区纳入景观风貌区，将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制定“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确保了文化遗产受到严格保护。其次是强化文物的组织管理，成立了四方城遗址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统筹遗址所在区域的住建、交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林、水利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开展考古、保护、研究、研学、展示、公众教育，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等工作。同时，组建了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牵头的四方城遗址利用暨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工作专班，充分听取各方面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基础上，得到包括政府、专业机构、社会团体、地方社区、当地居民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助。第三是加大对周边环境的整治力度，根据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要求，将四方城遗址外围的环境保护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等紧密结合起来，实施了包括四方城遗址在内的“西水明珠”沿江风光带建设，改善了遗址所在区域及周边的交通设施，构筑了便捷的交通网，与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的交通实现无障碍快捷连通，整体融入了湘西旅游大通道。

大遗址保护方面，针对考古发现的重要遗迹遗物进行保护，城址南部驳岸码头考古发掘获得重要成果，揭示了四方城的依山就势建城理念，从河岸到城内修建了多级平台，驳岸以河卵石砌筑，这一理念与里耶古城的建城方式完全一致，体现了西水流域战国秦汉城市出土“迁陵丞印”等印章8枚。先后发表相关报告和研究文章数十篇，《保靖四方城》综合性大型专题考古报告的编撰已经完成并提交出版社。考古显示，四方城始建于战国，历秦汉六朝隋唐，延续至宋代。在武陵山片区的考古发现中，四方城的城址规模、文化内涵、延续时间等方面都是首屈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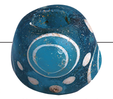
里耶秦简中的“迁陵、洞庭郡、洞庭、同马、封泥”



四方城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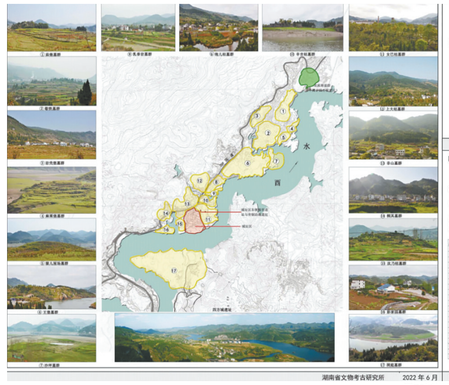
以四方城为龙头的西水生态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分布示意图

西晋 盘座龙首灯



战国 四眼琉璃珠

宋 连珠纹金手镯



四方城遗址保护规划平面图

四方城考古研学活动场景

考古视野下的四方城

遗址概况

四方城遗址位于保靖县迁陵镇要坝村，由南北两个相连的台地组成。北台地近方形，东西残长255米，南北残长350米，海拔约224米，面积约89250平方米；南台地呈长方形，东西残长268米，南北残宽145米，海拔212～202米，面积约33860平方米。

1973年因湖南省凤滩水电站工程建设需要，省州县三级联合考古队在西水河两岸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时发现了四方城遗址。城址的北部及东、西部清晰可辨出城壕的走向。四方城城址始建于战国时期，沿用至宋代，目前已发现有城郭、城门、道路、居址、铸铜作坊、粮仓及多处附属的墓葬群。

考古发现

几十年来，在遗址上和遗址周边地区不断有珍贵文物出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湘西州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在四方城遗址周边调查发现与城址年代对应的古墓地17处，使得遗址与墓葬区总面积达280余万平方米，这期间配合当地基本建设在城址外围抢救性发掘古遗址1000余平方米，其中较重要发现有：商代房屋一座，春秋时期为3条，战国粮窖一处、汉代青铜冶炼作坊址一处。清理战国至宋代墓葬95座。特别是出土一批重要文物，代表战国、两汉、两晋、唐、宋时期的墓葬特点和时代风格。

四方城城址区 对城址本体的考古工作包括若干次抢救性发掘和一次主动性发掘。2016年4月至9月，四方城遗址首次开展主动性发掘，共发掘1500余平方米。

经考古探明，城址区地势北高南低，由南北两个台地和连接两台地的缓坡带三部分组成，东、西、北三面有城壕，其中东城壕为干城壕。

北台地和缓坡带为城内和城墙范围，发掘面积1213平方米，发现房址9座，城墙3段，东门1处，南门1处，夯土台基1处（长48米，宽55米），古代道路1条，灰坑14个，灰沟5条。

南台地为连接西水的南门通道，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发现门道口1处（宽8.3米，高7.5米），向北连接缓坡带道路（L1）后进入城内，另外发现有护坡和稻田等遗迹。

青铜冶炼作坊遗址 位于城址东北部40余米处，1993年工程建设时发现并进行了发掘。经清理，作坊平面为方形，呈半地穴式，残边长3米，四壁垂直光滑，上部破坏严重，保存高度1.9米。在作坊中部残存有炉台、灶面，出土遗物有坩埚、铜渣以及灰陶片、筒瓦、板瓦等。根据结洞的分布规律，推测该遗址应是一处四面坡攒尖式的木架结构。

2023年10月至11月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保靖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再次开展发掘。主要揭露房址、熔炉炉基、柱洞等遗迹，出土较为丰富的冶铸生产遗物，包括炉壁残块、坩埚残片、铜渣、挂渣、铜颗粒及石范残块等。

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四方城遗址铸铜活动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战国晚期。初步推测铸铜作坊的始建年代或可早至战国晚期，并延续至西汉早期。因未发现矿石及冶炼遗存，初步判断铸铜作坊仅存在青铜熔炼及铸造活动，其原料可能是由外运输至此的铜料，并且作为一处规模紧凑的小型作坊，其主要职能应是满足城内一般军事、生产用器的需要，以及对损坏的铜器进行修补。

作为南方地区目前已知为数不多的战国秦汉时期铜器熔铸遗存，四方城铸铜作坊的发掘不仅对了解城址的文化内涵和功能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亦为研究这一时期武陵山区腹地县级铸铜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营建方式、功能性质、工艺特点及矿料来源等问题提供了实证材料，是探讨南方地区先秦两汉时期青铜手工业的阶段性发展特点、区域性技术特征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重要窗口。

战国粮窖遗址 位于古城址外东50米，平面呈方形，残边长4米，半地穴式，窖底至地表残高1.2米。对研究2500年前湘西乃至武陵山区的农作物品种种类、繁殖栽培技术及围粮贮藏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周边墓葬区 分布在城址区的南部、北部和西部，列入四方城遗址内的墓群有17个，包括庙堡墓群、岩壳堡墓群、歇铁墓群、麻栗堡墓群、猫儿屋坳墓群、王堡墓群、沙坪墓群、上大枯墓群、乳香岩墓群、泡儿枯墓群、辛吉枯墓群、非山枯墓群、桐其墓群、汰乃枯墓群、彭家园墓群、女巴枯墓群、洞庭墓群。年代从战国、汉代延续至唐、宋，总面积176.54公顷。

自20世纪90年代起，间断性地开展了多次抢救性发掘。1993年4月至8月，州县联合考古队清理古墓群49座；1995年，在五里牌发掘古墓葬10座；1997年，发掘战国汉墓11座；1998年，在五里牌清理战国汉墓7座、在新寨清理宋代瓦窑墓1座；2004年州县文物部门在上沙坪抢救性清理战国、晋代墓葬各1座；近两年因配合保靖美蓉学校选址和西水明珠路网工程，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王保、洞庭、乳香岩等墓群区清理战国汉代墓葬，发现了索长之印、迁陵丞印等印章。

遗产价值与历史地位

四方城遗址地理位置与规模显示了该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地理位置看，四方城遗址位于西水流域中心地段，水路四通八达，陆路有便道与周边相连；从考古材料看，西水流域里耶以下、沅陵以上乃至整个武陵山地区考古发现的古城中，四方城是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城遗址，从先秦到秦汉都很繁荣，类似历史跨度长且历经多个历史时代经久不衰的古城，在湖南全境不多见，在湘西更是少见。

四方城及武陵山区战国秦汉古城系统呈现了早期中国郡县制在边远地区推行与发展的历史。湖南近年通过系统性的考古调查，西水、澧水、沅水等流域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古城，这些古城与楚、秦、汉为对边远地区实行有效管理而推行的郡县制有关，以四方城为代表的系列古城及其相关遗址、墓葬，为研究充满东方国家治理智慧的郡县制提供了难得的完整案例，是向世界讲解古代中国郡县制故事的活标本，显示了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四方城为代表的考古成果，完整呈现了武陵山区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四方城遗址从先秦延续至唐宋，中原特色的文物与濮、越、苗蛮等地方文物共存，考古成果为我们接续了南方山区土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历史轴线，对研究武陵山区古文化起源、演变乃至千百年来该地区文化多样性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洞庭今何在？

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三万六千多枚秦简牍揭开了秦“洞庭郡”的神秘面纱，让“洞庭郡”这个历史地理名词赫然出现。《战国策》《韩非子》中也曾记载“洞庭”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存在。《史记》未记载洞庭郡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洞庭郡作为秦朝的一个处行政区域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据统计，在里耶秦简里，“洞庭”一词出现102次。其中“迁陵以邮行洞庭”出现38次，“迁陵洞庭”出现31次，“洞庭郡”出现3次，“迁陵以邮行，洞庭”出现3次。

洞庭郡郡治所在地之谜至今尚未完全解开。考古学术界对“洞庭郡”在何方、“四方城”是否就是“洞庭郡”一说，至今仍未定论。近年来湖南省文物局主持召开系列学术研讨会，初步判断逐渐集中，洞庭郡郡治指向四方城遗址。

通过对考古材料、历史文献资料、里耶秦简简牍材料、民族民俗资料、上千年传承下来的地名等的梳理与研究，证明以西水流域为核心的武陵山区是战国至秦洞庭郡的主要辖区，四方城附近有以“洞庭”为名的古地名，至少表明四方城在某个阶段是洞庭郡的代表性城邑，甚至可能与洞庭郡郡治曾设在此地有关，有专家认为，四方城或许就是楚洞庭郡初设时的郡治所在地。

发挥四方城展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窗口的重要作用

通过“四方城”打开湘西古代人文历史宝库，穿越时空探底远古岁月深处如诗似歌的保靖故事、湘西故事、西水故事、中国故事。

目前，保靖县已明确提出加快“创建四方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目标。以遗址为内核，分功能区域、建休闲绿道，将四方城建成集战国秦汉时期中小型城址考古、保护、展示、探索、体验为一体的“露天博物馆”和城乡融合、文旅融合、产“城”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新“城”。

依托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方城遗址及武陵山区里耶古城、大板古城、王村、会溪坪遗址，以考古材料看，西水流域里耶以下、沅陵以上乃至整个武陵山地区考古发现的古城中，四方城是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城遗址，从先秦到秦汉都很繁荣，类似历史跨度长且历经多个历史时代经久不衰的古城，在湖南全境不多见，在湘西更是少见。

四方城及武陵山区战国秦汉古城系统呈现了早期中国郡县制在边远地区推行与发展的历史。湖南近年通过系统性的考古调查，西水、澧水、沅水等流域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古城，这些古城与楚、秦、汉为对边远地区实行有效管理而推行的郡县制有关，以四方城为代表的系列古城及其相关遗址、墓葬，为研究充满东方国家治理智慧的郡县制提供了难得的完整案例，是向世界讲解古代中国郡县制故事的活标本，显示了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四方城为代表的考古成果，完整呈现了武陵山区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四方城遗址从先秦延续至唐宋，中原特色的文物与濮、越、苗蛮等地方文物共存，考古成果为我们接续了南方山区土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历史轴线，对研究武陵山区古文化起源、演变乃至千百年来该地区文化多样性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共保靖县委书记）

西水山水风光

保靖非遗活动：西水船工号子

保靖非遗活动：土家族梯马歌

保靖非遗活动：土家打溜子

四方城遗址青铜冶炼作坊发掘现场

四方城码头、驳岸考古发掘现场

四方城遗址出土的八枚印章